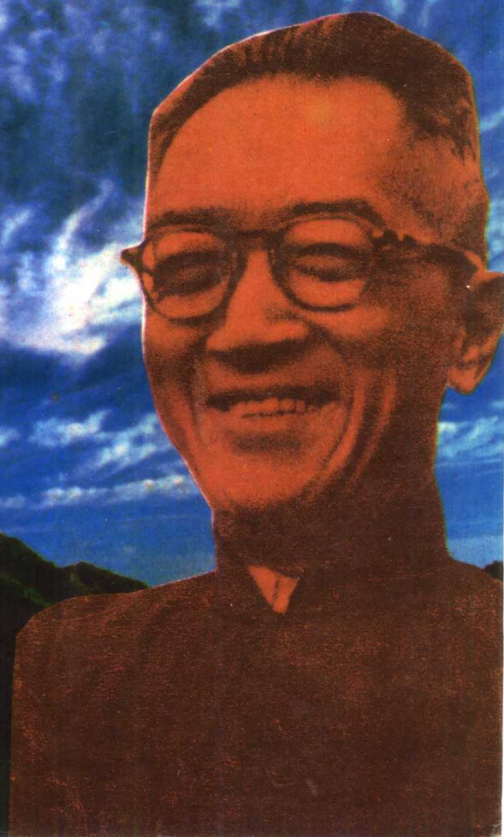


黄艾仁 著

胡适之中国名人

王云五



胡适与中国名人

● 黄艾仁著 ●

江苏教育出版社

K827.6

0-47

(苏)新登字第003号

胡适与中国名人

黄 艾 仁 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扬州市江都路44号，邮政编码：225003)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 9 字数330.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343-1793-2

G · 1596

定价：6.2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胡适在著述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
疑。待人要在有疑處
不疑。

胡適



胡适手迹

序

徐 中 玉

胡适是谁？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今天五十岁以下的同志已很少知道这个姓名，五十岁以上稍微清楚一点其情况的也不多，稍多理解其人甚至接触过、接近过他的老人，在50年代初期那场对他全面否定的批判运动中都噤若寒蝉，不说顾虑重重，或竭力摆脱关系，或假装知情人起来狠狠反戈一击，或自认当时幼稚受骗上当，或说些鸡毛蒜皮权以挡箭，可以不言的就尽量不言，形形色色，不可尽述。于是“反动文人”、“西崽”、“美帝走狗”、“国民党代言人”、“大资产阶级思想代表”“战犯”等等帽子全搬出来，好像没有一顶对他不是很合适，而且似还嫌小的。当代年轻人如还知道他这个姓名，大致他都戴着这些帽子。而不能不讲到新文化运动，讲到文学革命或革新时，陈独秀既不能提，对他当然亦提不得，便只剩下一个李大钊了。李大钊是革命烈士，对新文化运动也颇有贡献，当然可以提，但身经或熟悉这些运动的老人，最清楚记得的主要人物却正是《新青年》主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胡比陈还更多实绩。这完全是历史事实和他们的著作为证的。只因据说陈独秀后来成了“叛徒”、“托匪”，胡适又不大相信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起还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成了“过河的卒子”，而他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实际影响还相当大，所以就非来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以肃清其流毒不可了。一方面强调历史主义，不以人废言，可是胡

适其人仍尚在，有时还在发些不利于大陆政治的言论，尽管他的发言在他本人来说是一贯而非“风派”^①，并且也说过令蒋介石也时常听不进去的内容，可是政治毕竟特别现实，不能容忍他这种执着和狂妄，可能也是允许称为辩证统一的罢。1962年他在台湾猝然逝世后，现实危害逐渐冲淡，接着两岸主事人物都亦逝去，紧闭的大门窗口渐开，有关他后来数十年的思想经历才稍稍得以在我们这里开禁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他的著作、日记及各方面的研究资料在我们这里亦可陆续出版，逐渐恢复了他是当代中国名人的本来地位，其真实面目越来越使人得以逐渐清楚。他的贡献，他的成就，他的错处，他的思想观念，是否那样几顶帽子就可以概括，究竟应怎样评价其人其事其思想，虽仍有分歧，而且还会分歧下去，但毕竟已有许多真凭实据可查，可以避免乱判了。不仅他自己的著作和言论，就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海内外熟人，也已提供出不少有关他一生行事为人的材料，其中包括当年不得不说了违心话批判过他的人所提供的。对胡适这样一位在我国现代学术、文化、政治多方面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影响之人物得到今天这样比较实事求是的对待，既反映了我们的文化环境已有进步，也说明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科学精神和共同爱国的精神终将成为我们一致的利益所在和迫切的愿望。

黄艾仁教授这部《胡适与中国名人》专书，尽其力所可及，广泛搜集很罕见的材料，分别论述了胡适一生与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溥仪、蒋介石、王云五、宋子文、蔡元培、林琴南、黄季刚、顾颉刚、吴健雄、鲁迅、郭沫若、茅盾、林语堂、沈从文、胡也频、齐白石等各种人物的关系，对我们理解胡适这个人，和通过这些关系理解这几十年来现代历史，虽然不是系统的，却都很重要，而且真实、有趣。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批判运动中给他戴上的那些帽子究竟合适不合适，在多大程度上合适？人们就能够自己判断了。本书作者并未一味称赞胡适，也

来一味否定胡适，主要客观介绍上述这些人物对胡适其实都有离有合过，有对他的敬仰、佩服或互相支持，也有意见不同时的商榷、反驳，直至尖锐斥责。同时，还指出像陈毅同志那样，在胡适备受批判之后，仍一再这样指出：“胡适之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他在提倡白话文、提倡新诗，使它们成为文学正宗这一方面是有功绩的。这一笔在文学史上是不能抹杀的。只有这样看，才能服人。”也还指出：胡适后来虽一再被鲁迅公开表示厌恶过，可是当鲁迅逝世之后，苏雪林于1936年11月乘机写信给胡适献媚，在不会再遭到鲁迅痛击时，妄图对鲁迅进行诬蔑谩骂。胡适答复却仍说了相当公允的话：“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俤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胡适自然不是完人，陈毅对他一再这样如实有所肯定，胡适这样在政见不同的鲁迅死后仍热心为鲁迅洗刷学术冤案，不是都值得我们肯定吗？对待一位复杂的却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没有全面理解和具体分析，一时可以疑惑人们，终久还是会大白于世。胡适是一位得风气之先，反封建，要科学与民主，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教育事业上有显著成绩的学者。

类此的材料在艾仁同志这部书里，还有许多。引用的大都是第一手资料，所以特别可贵。使我感到要写出一部信史，公允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需要费多少精力和勇气，多么需要有科学的严肃的态度。

我没有见到过胡适，但我在30年代中期读大学二年级时，是

订阅了他主编的周刊《独立评论》的。我的老师康白情、冯沅君、陆侃如等都对我讲过很多胡适平易近人、乐于鼓励并具体帮助勤学青年的事迹，因为他们自己就直接得到胡的帮助。大家知道，吴晗也是深得胡的赏识而成为专门家的。《独立评论》上撰文的几乎全是当时北方著名的教授，提倡专家治国，宣扬“好人政府”，尊重学术的自主性，不付稿费。当时对知识界、学术界的影响确实很大。影响有不好的一面，但对国民党的一味依靠顽固、保守、无知、坏人的党棍来办政治，未始不是一次冲击，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并不满意这个刊物。我在中等师范毕业后因清贫曾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取得服务证明后才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由于看不惯当时的统治，写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约三千字，寄给《独立评论》有所揭露，也想到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如何能发表在名教授如林的刊物上，姑妄试之而已，想不到竟被采登了（原刊物已在“文革”中被抄没，约发表在1935上半年中）。胡适在“编辑后记”里还介绍了我是山东大学的学生。对我这样的外地普通大学生还能如此对待，我相信他确有不少类此的我所听到的品德。我的老师辈跟他有不同程度来往的人很多，解放前我确实没有听到过谁曾在品德上对胡有什么指责，听到的都是好话，现还健在的他的同事或学生尚有，我很难设想今天政通人和得多之后，还有多少会坚持全面否定胡时勉强说过的话^②。我自己也曾写过一篇从语文教学角度“批判”他的主张的文章，一出于解放初期政风确实很好真正相信党的号召决不会错，二出上面给我出了这个题目，觉得应该遵命，却非内心要求，不是没有矛盾的。处在当时的环境与地位，又并无多少辨识力，一介书生实在软弱得很。在胡风问题上也是如此，前三年已写过一篇文章责备过自己了，对胡适也应该在这里同提一下。当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主张，而且也并不清楚他们的一切事情，但胡乱遵命总是极不应该的，再也不应该这样做了。

艾仁同志让我先睹为快地读到他这部书，我不仅很高兴，也非常感谢他的劳动。

随手写来，哪能算是书序，聊以充数罢。

1992年4月8日于上海

注：

①：1991年7月10日《团结报》载有杨天石“海外话史录”一则，题为《胡适曾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一文，并附有胡适1926年7月这页日记的影印件，以及这一时期表示类似意见、感想的给张慰慈、徐志摩两人的函件引文。当时他正访问苏联，与原识的蔡和森等讨论。日记说“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本主义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资本主义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他说“（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胡适晚年曾说过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发表过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确否未详，但他始终不曾参加国民党是事实。

②：如与胡适在北大同事，当系主任的季羨林教授在1988年第三期《群言》所写《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即曾指出：“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胡适并没有协助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学生，“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好像有一次他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目 录

- 序.....徐中玉 (1)
-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代前言)
- 从陈毅谈胡适而想起的.....黄艾仁 (1)

政 治 名 人 篇

一片赤诚风雨中

- 孙中山与胡适的诚挚交谊..... (17)

附：胡适评《孙文学说》 (影印件)

同路偕行不同归

-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透视..... (37)

风云变幻情不移

- 胡适与陈独秀的因缘际遇..... (59)

附：《胡适的日记》手稿二则 (影印件)

历史长河一瞬间

- 毛泽东与胡适从友谊走向决裂..... (70)

知人知面非知音

- 胡适同蒋介石的结合与分歧..... (107)

附：中央函国府令教部警告胡适 (影印件)

《评胡适反党义近著》 (封面影印)

“先生” “皇上” 起风波

——胡适对溥仪的认识与评价…………… (137)

附：胡适《宣统与胡适》…………… (151)

是是非非爱憎明

——恽代英对胡适的褒与贬…………… (152)

泾渭分明黑白间

——胡适与宋子文的矛盾冲突…………… (172)

文 化 名 人 篇

同声相应共仰慕

——胡适铭心不忘蔡元培…………… (185)

〔附〕：《胡适与北京大学》…………… (204)

一代哲人多思考

——鲁迅与胡适的相互评价…………… (226)

〔附〕：《最早替曹操平反的是谁？》…………… (236)

相聚相亲亦相怨

——也谈“郭沫若亲吻胡适”…………… (240)

〔附〕：《胡适的日记》手稿一则 (影印件)

历史反思放眼量

——胡适给予茅盾的回忆…………… (247)

殊途同归话心迹

——王云五与胡适的师友关系…………… (263)

且看“恶而知其美”

——胡适评说林琴南·····	(289)
干戈玉帛载千秋	
——胡适表彰论敌黄季刚·····	(294)
由亲而疏说变异	
——胡适与顾颉刚的交往·····	(304)
〔附〕：《鲁迅与顾颉刚的一场“官司”	
的实质及其前后》·····	(316)
海内知己一线牵	
——胡适与林语堂的感情交流·····	(332)
饮水思源不忘情	
——沈从文感念胡适·····	(361)
杏坛佳话放异彩	
——胡适与吴健雄的深厚情谊·····	(375)
疑处考证得真知	
——胡适揭开齐白石《自状略》的奥秘·····	(389)
心香一瓣慰英魂	
——胡适参与营救胡也频烈士的真相·····	(400)
附：蔡元培给胡适的信。（影印件）	
后记 ·····	(420)

历史是一面镜子（代前言）

——从陈毅谈胡适而想起的

陈毅同志在60年代曾对胡适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评论，但这些评论在党内“左”的思想泛滥期间，可谓讳莫如深，严加封锁，广大读者，无从知道。直至“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才以不同的形式，陆续载于书刊，公诸于众，成为广大读者议论的话题。

今天，在这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新的历史时期里，重读陈毅生前这些可贵的言论，温故知新，倍感亲切，发人深省，对于我们开展胡适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1954年底在全国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以后，又经历了1958年“反右”扩大化的影响，1961年整个文坛，出现了一片萧瑟冷漠的状态。其根本的原因，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当年的6月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①。所以，陈毅在这一年所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无不忧虑地说：“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我有些害怕。”^②可见，当时在文艺界与理论界，这股

“左”的逆流是多么严重！

不言而喻，作为政治上的“罪人”，当时胡适尚未埋于地下，他在台湾与国外的舆论界仍不失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甚而偶有喋喋不休的反共言论。很显然，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风云变幻无常的年代，老一辈的与胡适有过来往的专家学者，积多年“运动”的教训，避之唯恐不及，有谁胆敢去旧事重提、评说胡适的是非功过呢？新生崛起的一代，由于备受“左”的思想束缚，身处净化的环境，既不知胡适为何人，又无处阅读胡适的著作，也就无从去评议他，有谁还想去做一番“引火烧身”的蠢事呢？然而，对于这位解放前曾被人称为学术界的“孔子”，解放后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头等战争罪犯”^③的胡适，陈毅并没有避忌他。相反的，在面对“左”的棍棒威胁下，陈毅置“一言堂”于不顾，竟然特别提起他，以极其明朗的态度指出：“胡适之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他在提倡白话文、提倡新诗，使它们成为文学正宗这一方面是有功绩的。这一笔在文学史上是不能抹煞的。只有这样看，才能服人。”^④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自1954年大批判运动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开的会议上第一次以个人的名义表白了对胡适的基本态度。他既说明了从政治上批判胡适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在大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评价存在着简单化与片面性。

其实，陈毅对胡适的评论，不是始于1961年，而是早在20年代就曾发表过批判性的意见。据陈毅的同学刘缉之先生回忆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当时有些同学笃信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对此，“陈毅晓之以血的事实，他把胡适故意谐音为‘胡说’，并且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常务委员的身份组织我们参加集会游行。他是赴‘国务院’的发言代表，又是北京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主席，他的慷慨陈词至今还在我耳畔萦绕”^⑤。可见，当时陈毅对胡适的政治主张是极其

不满的，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在60年代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说明陈毅对“五四”以后，以及解放前后，胡适在政治上的一系列表现，是作过一番认真的分析与考察的。但是，陈毅对胡适的评断，并不局限于从政治上对他划地为牢，而是充分肯定了他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这正是当时舆论界所不敢涉及的禁区，也是当时对胡适评价存在着片面性的所在。

事隔两年，即1963年8月11日，陈毅来到故宫参观“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预展。当有人向他汇报“有的同志不赞成陈列”胡适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作时，陈毅又再次重申他在1961年所持的观点，明确指出：“为什么不可以陈列？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摆嘛。胡适在‘五四’时期是有功的，将来在历史上要记他一笔的”^⑥。说明了给予胡适在历史上的一定地位，是完全必要的。当谈到在《红楼梦》研究中，胡适的“自传”说，曾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和反对时，陈毅对此也表示异议，他认为“自传”说有它的合理的所在。他说：“法国有个著名的小说家法朗士，他说过一句名言：‘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一切作家所写的作品，里面总有一点反映了他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反映了他的家世。曹雪芹写《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⑦。当谈到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时，他又说：“对这部书，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有可取之处。这没有关系，艺术欣赏嘛，总归是这样的”^⑧。

显然，陈毅对于学术上的这些不同看法，是有助于改变当时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是有助于促进学术上的进一步探讨，是体现“双百”方针精神的。

在这里，不难看到，从陈毅这两次谈话中，他明白的启示了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事求是出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的发展，任何歪曲历史真相，显恶隐善或扬善藏恶的做法，都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

在具体评析历史人物时，既要指出政治上的倾向，也要划清学术上的是非界限。决不能因政治上的反动而抹煞在学术上的贡献，把学术上的问题与政治上的问题机械等同，视为一律，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陈毅的这些见解，是符合党历年来所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这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指出的：“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⑨

陈毅正是坚持了党性原则的立场，从维护党的事业着想，在那“乱云飞渡”的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极其中肯的批评意见，规劝那些犯有“左”的思想错误的同志回到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来。他说：“有些人总是批评古人有局限性，仿佛他就没有局限性。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只能根据现代条件，解决现代的问题。可能提高一点，但提得太高，就要犯‘左’的错误”^⑩。

很清楚，陈毅的这些中肯的言论，是针对当时学术界遭受“左”的压抑而不敢直抒己见的严重局面而发的，也是对当时党内有些人独断专行，以“左”的言论整人的不民主作风而提出的严肃批评。但是由于当时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的破坏，陈毅的这些针砭时弊的药石之言，不仅遭到不应有的封锁，而且备受党内极“左”人物的非难。细加分析，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陈毅敢于犯颜直谏，触及了“左”倾人物的痛处，为广大知识分子说了公正的话。陈毅说：

“我们大多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基本上跟人民革命是符合的，方向是走的一条路。因为他要爱国，他要民主，他要反对黑暗，反对帝国主义。是不是达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样高的水平？是不是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么高的水平？那倒不一定。不能说都有这个自觉了。但是总的方向是为科学、为民